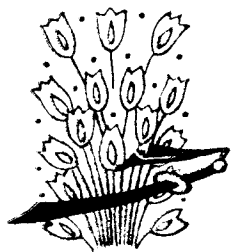


吉鴻昌

JIHONGCHANG

周 驥 良





吉鴻昌

下

周 驥 良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吉 鸿 昌

(下)

周 骥 良

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河南许昌地区印刷厂印刷

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32开 17.375印张 375千字

1981年3月第1版 1981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63,000册

统一书号 10165·319 定价 1.29 元

四十四

一九三二年来临了。

迎着这一年开头的一个月，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魔爪又伸向中国的东大门，制造了“一二八”淞沪之战，使大上海的半壁繁华世界化成灰烬！

这一年的春初，北国的气候来得异乎寻常，已经是三月了，竟然还是天寒地冻，狂风肆虐，一片冰封的景色。就在这冷得使人心寒的日子里，一位打扮得十分时髦，浑身散发着妖气的女人，提着黑色的小提包匆匆地走进天津法租界[⊖]的一座里弄里来；随后停在里弄的尽头，一座刚刚油刷过蓝色油漆的街门前面。好象是回到自己家里来了呢，她不等开门，已经摘下墨镜，去掉口罩，露出她那狰狞的面目。哦，白玛丽又来到了天津！

摆着家主人的姿态，白玛丽走进了这座两楼两底的房子里。她这里那里打量了一番，满意地说：“我们的势派大不一样了，家大业大，总算在天津也有了自己的窝，再不必吃小诸葛的耍了。”她坐下来了，点起香烟，喷吐着一个又一个烟圈，这才又问，“做为天津据点的开门礼，你们捞几条什么样的鱼啊？”

一个粗粗楞楞的，外号叫“吕骡子”的家伙开了腔：“玛

⊖：一九〇〇年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反帝运动后，根据“辛丑条约”，在天津海河两岸设立英、法、俄、德、日、意、美、比八国租借地。当时以法租界最为繁华。

丽小姐，我们根据您在洪公祠^①所作的指示，正在查找这个混在我们杂牌队伍中的祸害。”说着就把几乎已经揉得很皱的那张金壁的照片摆到桌上，想让他主子从那揉搓的痕迹上能看出他们这些猎狗的辛勤。

白玛丽才不买这辛勤的帐呢，她翻着眼皮问：“找到金壁没有？”

“就要找到了，我们绝对有把握找到。”

“到底找到没有？”

三问得吕骡子不敢再遮掩了，赶紧转了话题，把另一张照片也摆了出来。这一张照片也揉搓得很够劲了。“根据您的指示，我们又在宋金栋的身上花了一定的功夫，到处在找瘸腿的家伙，所以……因此，未免有些分散力量……”

白玛丽倒是又被这话给吸住，她气哼哼地说：“又是一件丢人的事！我已经讲过，宋金栋在上海沿街要饭，那不过是伪装，要盯住下一步。他们上海站偏偏就是没盯住！唔，要是找到他也好啊，你们找到他没有？”

“就要找到了。我们绝对有把握找到。”

“到底找到没有？”

问得吕骡子不敢伸舌头了，连改个话题都失去了勇气，只有低下头来，等主子来一通臭骂。

可是，白玛丽并没有臭骂，她眼巴巴地又问：“你们在吉大胆的门前门后，摸出点什么动向没有？”

吕骡子一怔，说：“吉大胆不是坐外国大轮船，在穿过英

①：当时蒋介石的特务训练班设在南京洪公祠。这里是特训班的代称。

法海峡时失事，葬身海底了么？”

“中央社的消息是写给吉鸿昌部下看的，怎么你们也信了？”

“这么一说，吉鸿昌还活着？”

白玛丽终于邪火窜了出来：“你们这些吃货，他当然活着！不光活着，而且已经从法国马赛潜回上海，又从上海潜回天津来了！喏喏，和我们一样，都躲在法租界里。我们在暗地活动，他在背后也没闲着！”

作为一条猎狗，鼻子必须贼尖，要什么都能嗅到，可是他吕骡子的鼻子怎么这么不灵敏！他赶紧低下头来，乖乖地等候着白玛丽的臭骂。

白玛丽还是没有臭骂，只是忽然窜起身子，两只高跟鞋一碰，喊喝着说：“总司令手谕，要立即查清吉鸿昌潜回天津的动向，严密监视其行动，不得再有疏忽！”

吕骡子他们赶紧挺直身子，挤着声音说道：“是！我们一定严密监视他的行动，立即恢复在他住处挂桩！”

却不料，白玛丽倒是在这时候发火了：“吃货，吃货！到现在你们才在他门口挂桩，这岂不是打草惊蛇，促他更加隐蔽了么！再说，他倒是朝哪个方向活动，你们心里有数无数，脚底下有根没根？”

吓得吕骡子他们哪儿还敢答话，只是把身子晃了晃，来表示他们的心里没数，脚底下没根。

气得白玛丽把皮包里的材料都倒了出来，喊了说：“吃货，吃货！你们先研究研究他的材料。他在外国折腾得可够欢啊！他倒是要朝哪个方向奔啊？我们的天津据点开张，这可是老头子点了的，头一桩买卖就是对准吉鸿昌，朝他这条

大鱼下手！”

吕骧子他们赶紧把这些谍报材料整理好，接着就一份一份地读了下去。

第一份材料是“豆腐”齐振英的朋友写给他的信：“振英吾兄：你叮嘱之事，我在航轮上一直很努力。但吉某及其秘书十分警觉，甚少和中国人接触。美联社记者查理先生，发现吉为西北军名将，曾在旅次访问。吉竟胡说中国抗战有绝对胜利之把握；胡说中国武器虽低劣，但士气昂扬，故能以弱胜强。此乃是他身经百战，唯一的一条经验。在他言谈之间，对领袖十分不逊。此告。”

一份记载鸿昌在古巴哈瓦那活动的材料写道：“在吉鸿昌到达哈瓦那的当晚，公使设宴欢迎于皇后大饭店。席间，吉鸿昌竟大言不惭地说：‘他蒋介石能夺去我吉鸿昌的兵权，可他夺不去我的舌头。既然舌头还在，我就得用它作战，宣传抗日救亡！’并立即要求公使安排演讲的场合，还要与古巴华侨见面。此虽为公使婉言谢绝，但华侨总会得悉吉鸿昌系西北军中的猛将，竟结群闯进旅馆，接受吉之要求，召开了哈瓦那华侨欢迎大会。会上吉鸿昌双手叉腰，大放厥词，竟然公开声称内战祸国，并描述他不肯枪口对内，终被迫通电下野之状。吉还说，时逢‘九一八’事变，他曾要求停止放洋，只身一人去东北组织抗日义勇军，终未蒙允准。此时，吉竟当场放声大哭，极尽煽动挑拨之能事。尤有甚者，有年轻侨胞数人，血气方刚，竟奔上台来，要求吉鸿昌带领彼等回国抗日。吉竟又借机煽风点火，信口雌黄：‘连我都是有家归不得，又怎么能带你们回去！’互相搂抱，大哭失声，实属恶毒之极！”

一份密告古巴公使的材料这样写着：“公使因与孟湘文秘书有亲属之谊，吉某认为有隙可乘，竟向公使私自提出，为其签证去苏联参观访问，谒列宁之墓，并求教斯大林于克里姆林宫，步冯玉祥当年之足迹，还以万元巨款贿公使。公使似有允意，后被本人侦悉，乃以武官身份严词以告，始未敢轻举妄动。特此密报。”

接着是吉鸿昌在美国的活动材料。第一份这样写着：“吉鸿昌来美之后，其言谈行动甚是怪戾。当时为之安排高级旅馆，并备有汽车，吉氏以国难当头，凡事宜节俭为名，拒不接受，出入仍乘公共汽车。按美国惯例，白人黑人分坐，吉氏竟与黑人同坐。售票员请其坐在白人座席上，吉扬言和黑人坐在一起乃光荣之事。实属有伤国体！吉氏要求组织欢迎大会，以便鼓唇摇舌，宣传抗日。公使拒绝之后，吉又要求组织留学生座谈会，说是考察国外之工业状况，实则几次座谈会上，吉均有长篇发言，仍在宣传抗日，诋毁领袖。此人动向，实属危险。”第二份材料这样写着：“我国民党纽约分部接到指示后，知吉某在古巴哈瓦那活动甚为猖狂，即警告各校留学生勿与之接触。但吉颇有笼络人心之术，在纽约参观时，遇一女学生，知彼在饭店刷碗碟，自筹学费，身上也未着毛衣。吉竟令其妇将身上毛衣脱下，赠与该女生，并诱惑该生半工半读，早日归国，共赴国难。该生回校后，身着华丽毛衣，逢人宣传，已坠其泥沼矣。现正努力消除其遗患。”

德国大使馆有一份关于吉鸿昌活动的报告：“……在参观中，吉忽见一楼内，出出进进全是青年工人和学生，因询译员此处为何机关。译员据实相告，谓为德国共产党办事

处。吉竟不顾彼之身份，推门而入，造访德共人员。吉还以同情共产党人而自居，并告以身份，要求为其去苏联参观访问给予方便，未果。吉又以中国之前途相询，德共人员为之分析形势，并称中国地大人多，如能开展游击战，终必取胜。吉连呼：‘深刻！深刻！’吉又在该办事处得悉第二十六路军董振堂、赵博生宁都投共一事^①，大为震动，当晚未进饮食，并将外出计划取消。翌日忽改变旅行计划，坚决要求折回巴黎。足见其参观访问纯属障人耳目之举，实则处处活动，意在归国抗日也。”

法国大使馆还有一份关于吉鸿昌潜回祖国的特急报告：

“吉氏偕其夫人胡洪霞、秘书孟湘文忽又折回巴黎，向使馆提出两项要求：一曰在法国考察访问未能尽兴，因而再次来访，拟在巴黎作半年以上之逗留；二曰赴法国各城市旅行，以窥法国文明之全貌，马赛亦为其中之一处。使馆以吉一向直言直语，未疑其诈。鉴于其在德国奔走碰壁，不得不打消签证去苏联之意，自可遵照上峰指示，使之逗留法国，以防再节外生枝，故允所请，并派员同赴马赛，以照料之名行监视之实。不料吉氏在马赛访问数日之后，忽采取分散活动之战略，使我属员只身一人，穷于支应。二十七日晨，孟湘文先以身体不适，留旅馆休息；吉氏夫妇乃偕属员外出游览，实则彼等早已有所部署。孟氏乘机去船行，购到三张当晚船票。廿七日晚，彼等正在马赛剧院观歌剧，吉妻忽做胃痛

①：第二十六路军也是西北军，在南北大战后期与吉鸿昌部先后接受改编。董振堂为第二十六路军旅长，赵博生为参谋长。他们趁总指挥孙连仲不在防地时，和党取得联系，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四日在江西宁都前线起义。

状，随即退场。吉亦做焦急状，急扶其妻出场，并嘱属员相助，同返旅社。稍后，孟湘文亦即离座，直奔码头，先行登轮。俟属员随同吉氏夫妇回归旅社，吉夫人胃痛加剧，呈坐卧不宁之状。吉氏乃提出急购治胃痛病药片，或邀名医前来就诊，嘱属员务必相助。属员未审其诈，立即奔赴药房，并寻医来诊。趁此间隙，吉提箱携物，与其妻双双鼠遁。”

关于吉鸿昌在归国的航程中，也有个材料。这是一个所谓的党国元老写给蒋介石的信。信中的主要部分是这样写的：“……犬子与其女友，乘航船自法国归来省亲，云在船上遇到一件大杀风景之事，即吉鸿昌怪人怪事也。吉初上船时，默默无言，于大餐厅上偶与秘书露面，两睛光芒四射，咄咄逼人，使人望而生畏。启航次日，上海‘一二八’战讯传来，吉鸿昌如卧针毡。当晚舞会，各国旅人均在起舞，犬子与其女友亦与会焉。不料吉鸿昌忽以端枪冲锋，抡大刀上阵之势扑来，将犬子及其女友揪住，又将其他中国人揪住，大兴问罪之师：‘你们还有心思跳舞！你们知道不知道，上海正在打仗？国难当头，做为一个中国人，他的责任是什么？’问得几个人抱头逃窜，舞厅大乱。吉鸿昌立即令其秘书用英文讲话，大讲其抗日救亡之谬论，竟然博得一片掌声。沽名钓誉，破坏法纪莫此为甚矣。然尤有甚者，船行至吴淞口岸，适值日本海舰封锁海口，我军舰避于一隅。吉又大作文章，在甲板上捶胸顿足，大喊大叫：‘你们打呀，打呀！’貽笑大方尚属次要，惟此种人潜回国来，必然与党国大业大唱反调，浑水摸鱼，唯恐天下之不乱矣。将此函呈，尚希明鉴。”然后是蒋介石亲笔写下的批签：“吉鸿昌动向堪虞，务宜严加防范，随时将其活动情况上报！”

把这几份谍报材料看过，这几个人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：“吉鸿昌这个人实在是个麻烦，他肯定是要活动，要和党国大业逆水行舟的！”

白玛丽这时又喷起了烟圈，问道：“这还用你们说！我要问的是，他将要朝哪个方向活动？”

由吕骧子带头，几乎又是异口同声地说：“他吉鸿昌肯定地要向共产党的方向走。他是一条大鱼！”

白玛丽其实早已成竹在胸，只是单等着大家的这句话。她兴奋起来，把烟蒂朝地下一扔，尖声喊喝着说：“那我们就要全力以赴盯住吉鸿昌，看紧吉鸿昌，看他都怎么蹦怎么跳的！这是我们天津据点开了张的头一号大买卖。这个买卖做成做不成，全看咱们的了！”

四十五

吉鸿昌从国外潜回上海，又从上海潜回天津，在那面对着圆盘似的街中心花园的楼房里，已经整整呆了七天。如果度日如年是夸张的话，至少这一个星期的日子，在他的感觉里真和一年差不多。一位猛将军居然藏藏躲躲，还有比这更使人憋闷、心烦、气躁的么！

为什么要把自己装在笼子里去品尝憋闷、心烦和气躁呢？吉鸿昌到哪儿也得是吉鸿昌。这天早起，他决定走一步算不上险棋的险棋，打破了吉夫人的“约法三章”，既不惊动看门房的佣人，也不弄出任何响声来，悄悄爬上镶着铁栏杆的花墙，翻出他的家院去了。他自己还给自己安排个理由，

找出个题目，那就是再认识认识天津。天津也是他的第二家乡了。

认识天津要从哪里着手？眼前摆在他脚下的就有好几条路。他决定走这一条路：寻找工人的路。天津是一座工业城市。一些帝国主义分子在这里一面吸吮中国人民的血汗，一面倾销他们的货物。为此在沿海河的西岸，一字儿排开，他们共设有三十几个码头。要寻找工人，当然先要踏上码头，见见码头工人。

鸿昌急不可待地要见码头工人，当然不是一阵心血来潮，而是他思想转折的必然结果。他从法国马赛赶回上海，“一二八”的战火已被蒋介石亲手扑灭，爱国的十九路军也被调离了。上海的朋友们谈起来，谁不是对蒋介石的卖国祸国恨之入骨！这也给鸿昌的头上狠狠敲了一棒。加上他在十国考察当中，眼见和受到的对中国人的歧视，于是寻找一条救国大道的意志越发坚定了。这条大道，从他的思想发展脉络，从他在鄂豫皖苏区外围和红军的接触来看，都必然要扑到中国共产党这儿来。要找共产党，哪儿去找？码头工人堆里正是一条途径啊！他吉大胆的一举一动都是算计好了的，并不是轻举妄动。

揣着这种心思，鸿昌大踏步地走到码头边上了。这里离他那豪华的住处并不太远，但咫尺天涯，这人间的活地狱登时使他两只大眼怔住。他还是有生头一遭见到这种怕人的景象！每一段码头上都挂着外商洋行的旗帜，可是出出进进、上上下下的却尽是中国苦力。这些苦力仿佛一群黑色的蚂蚁，个个身上披着麻袋片，脚下踩着两只破鞋，一步一蹭地走进码头的大门。大门口立着个方凳，上面放着盛竹签子的

匣子；凳子后面坐着个人。匣子分成上下两层，每一层又分割成很多格子，每一个格子里都盛满了竹签。苦力从方凳前面走过，领到一枚竹签，然后向跳板走去。跳板很长，从码头直伸向货船，虽然不算陡峭，但斜度也够使人费劲的了。特别是那跳板悬空而立，人踏上去，颤颤悠悠，随时都有跌下来的危险。鸿昌看到这里，不禁倒抽了一口凉气。

他把视线移了过去。间隔不远，这里还另有一块跳板，苦力又象蚂蚁似地一个挨一个地朝下爬去。使鸿昌揪心的还是这下来的一伙儿，因为他们从船舱里过了一下，每人的肩上都压着两袋印着外国字样的面袋。这面袋沉重得几乎要压折人的腰，但每个苦力都使出全身气力，用那副硬骨头架支撑住了。他们颤颤悠悠地顺着跳板走了下来，然后又顺着另一道门走去。这里也照样立着个方凳，方凳上照样放着盛竹签的匣子，只是竹签的颜色不同了。苦力又领到一枚竹签，然后一步一蹭地向马路对过走去。对过就是黑色的仓库，仓库的大门就象一只巨兽的血盆大口，把这些背着洋面袋的苦力全都一口吞进。倒是怎么吞进去的？鸿昌一向好寻根究底，他也跟进去了，未免又是一怔，这里还立着个跳板呢，这个跳板比搭在货船上的还要高要陡，而且是两块跳板接起来的。这里有一座面袋山，苦力又要象蚂蚁似地把两袋洋面背上去。当这些苦力顺着另一条跳板下来的时候，他们的汗珠象水柱似地顺着脖子滚到胸膛，砸到地上来。身经百战的将军还不曾经历过，他看呆了！

鸿昌弄不清自己看了有多久，又想了有多久。冷不防，有个苦力凑到他身边，悄声问着：“喂，穿大褂的先生，你在这儿呆着干什么？”

鸿昌偏过头去，看了那人一眼。只这一眼，他就被吸引住了。这人紫黑的大脸膛，宽肩厚臂，两条大腿特别粗壮，下面是一对蒲扇似的大脚。鸿昌越看越爱看，不禁心里一动，如果重新拉队伍，成立义勇军，选拔手枪营的手枪兵，这壮汉够有多么标准！他竟然忘记了答话。

正因为鸿昌光在扫量他，不曾答话，那位苦力又凑近了些，说：“你是联络我们来的？”

鸿昌觉着这“联络”二字用得很是可以，他要抗日救亡，要重新拿起枪杆子，不是来联络工人又是干什么来的！于是他意味深长地点了点头说：“算是让你猜出来了！”

哪晓得这又一下子惹恼了这位壮汉。他眼睛一翻说：“我们卖苦力的，扛得动洋面袋就接签干；扛不动洋面袋，饿死喂狗也没人管，你联络我们穷光蛋干什么！”他甩开大步走开了，把个火烧火燎、一团热气的猛将军给撂在冰天雪地上。鸿昌好生感慨，怎么这码头上的苦哥们硬是不认他这以救国救民为怀的志士呢？说也难怪，他看了看自己这身打扮，一件蓝缎子长袍在闪光冒亮，这又怎么能和披着麻袋片的苦力联络在一起呢？就是缺那么一座桥啊！桥是一时半时难搭成的，他还是以在野之身，迈着闲人的步伐，暂且到别处去观光观光吧。可这又是多么使人伤心的观光！

鸿昌倒背着手儿，刚刚离开这段码头，就觉着背后有一阵风扑来。他忙闪了一步，扭回头去。咦，刚才那咄咄逼人的壮汉，又挪动着他那两只蒲扇似的大脚，风风火火地追了上来。他全象换了另一个人的模样，不是两眼翻看鸿昌了，而是燃着火苗望了过来。他凑近了问：“喂，朋友，你倒是从哪一条路上来，又奔哪一条道上去的？”

现在，轮到鸿昌朝他翻眼珠了。鸿昌倒不是怪人家，而是闹不清这是不是码头上的行话。管它是不是行话，惯走险棋的将军从来都是迎风斗雪朝前闯的，他立即把胸脯敲了个咚咚响，说：“我从哪条路上来，又朝哪条道上奔，朋友，你还看不出来么？”

大概是这胸脯的咚咚之音引起共鸣了吧，苦力马上应了说：“明人眼里揉不进沙子，别看你穿绸缎，我可看出你是和俺们一条路上的人来了。”

鸿昌朝他竖起大拇指说：“当然是一条路上的人！”

“那你跟着我走！”

“我正要跟着你走。”

那苦力甩开大步朝前走去，鸿昌拉开一段距离，紧紧跟在后面。他老早就听说这码头上的行帮伙会十分复杂，这回总算有个机会见识见识，领教领教了。他倒要看这人能把他吉大胆引向何处去。

走来走去，他们最后走到一家挂着“巴记脚行”牌匾的大门里。院落里堆满了排子车，排子车上站满了人，都是披挂着麻袋片的苦力，一个个脸红臂粗，正在吆喝着喊：“你说一千道一万，不说在点子上有什么用！你说痛快的吧，一袋面多给一大枚！你是给还是不给？”

鸿昌顺着大家的视线望去，原来在柜房门口的高台阶上还立着个人呢。这人穿着长袍，挽着袖子，挺着肚子，甩着冷笑说：“你们穷鬼想的倒美！一袋面增一大枚，我一天得运多少袋面，得增多少大枚？我开的这买卖，从老祖宗传到现在，从大清朝传到民国，整整五辈了，都是为了赚钱，不是为了撒钱！都识相一点，看看太阳都从哪边出来，河风又

都朝哪边刮！”

大家吼起来了：“太阳从东边出来，你光干那阴山背后的事不行！河风朝南边刮，你不让大家吃饱饭那也不行！”

“不行又怎么着？”那家伙财大气粗，也吼了说，“都识相一点，三条腿的蛤蟆难寻，两条腿的活人可要多少有多少！”

大家又吼起来：“吃人肉你连骨头都不吐，你啃我们也啃得太狠了！从今天起，你不加一大枚，这面袋别打算挪窝，这排子车的车轱辘别打算转圈！”接着是山呼海啸般的压倒一切的声音：“你说真格的，倒是加钱不加钱吧？”

是动真格的时候了。那掌柜的连声冷笑，把挽着白袖口的胳膊朝高处一抬，登时从两边窜出几个短衣裳黑打扮的家伙。鸿昌一怔，这不是全跟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一样么？别看这海河岸边和潢川城外的易家庄相隔几千里，却是这类角色都一样，都是催命鬼崔三！鸿昌在恨他自己，恨他不够彻底，没有把更多的催命鬼解决掉，让这些催命鬼到处为非做歹！不知一股什么力量把他推到前面来了，他倒要看看这些大大小小的催命鬼都是怎么催命的，怎么镇住这伙烧怒了的工人的。

打头的那个狗腿子挺了挺胸脯，伸手从怀里拔出一支锃光冒亮的匕首，吆喝着说：“要加一大枚也不难，那咱们就比比谁狠谁不狠吧。请你们派一个代表到台上来，用这把刀插进大腿里，一不许龇牙咧嘴，二不许喊痛叫苦，流够了三碗血，再乐呵呵地把它喝进肚里去，那咱们就加钱！”

大家又吼起来了：“马三，你先扎一个我们看看；你先把三碗血喝进去我们瞧瞧！”

这个马三也和催命鬼崔三一样，立时把上身的黑衣服扣解开，发出一阵怪笑，说：“要不动点真格的，当然也降不住你们这群妖魔鬼怪。我们要是这么做了，刀插大腿，三碗鲜血入肚，你们怎么样，是不是低头认输，加一大枚的话从此不提了？”

“你先扎一个试试吧！”

“咱们可说话算数？”

“当然算数！”大家又一起吼了起来，“只要你不龇牙咧嘴，我们就一枚不加了。”然后是滚起来的一层笑浪。从笑浪中大家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这马三是个尿货，他怎么能吃得住这一刀呢！大家是在将他的军，看他的哈哈笑。

其实，马三并不敢玩命，他是要另找人替的。他一招手，把一名苦力叫了上来。他把匕首朝屋檐下的黑色木柱掷去，只听噌的一声，入木三分，那匕首直挺挺地立在木柱子上。他喊喝着说：“小黑，你扎一个给他们看看，别含糊！”

这个小黑其实并不小，已经奔三十的岁数了，让生活折磨得要更老一些。他眨着一对失神的眼睛，伸手把匕首从木柱子上拔了下来。眼看他就要向大腿上扎，只惊得人们一阵怪叫：“不能扎啊，小黑，你这不是替他们卖命么！”“你怎么抽了死签！”“让他扎，你别扎！”“你一扎就没命了！”……

马三把接血的碗也拿过来了，三个大黑碗，一字儿排开。他笑着喊：“你们大家别害怕，有种的把这三碗血酒喝下去，这叫得胜酒，庆功酒，接风酒。一袋长一大枚，不是得胜是什么！”然后破口放出几声大笑。凭这阵势带这笑声，他打算把大家的火气镇住。